□ 12
3764
180

日12
3764
180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　　商菁書院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四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元年

經取鄆　賈曰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　本疏

案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是伐莒當書於策而經不書者傳又言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是伐莒之役爲國大辱故諱不書而惟書取鄆正義云劉炫以賈說爲是

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服曰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聘禮疏

91-213

案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今得於祖禰之廟者賈氏云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按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注赴告於君也然云五廟之孫不曰五服之親明告君亦須告廟圖爲莊之孫其之子與庶人異故得自告於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服曰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
疏

案執戈二人在前據下文言之周禮天官序官閽人圄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西都賦離宮別館晉書天文志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是圄游別宮爲離也陳衛在門者以傳言離衛當是離宮之衛故知陳衛在門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

王在國則守王宮注爲周衛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漢書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長樂建章甘泉郎漢離宮則春秋時離宮當有門衛矣古語簡質故以離宮之衛爲離衛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服曰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本
疏

案服以蒲宮爲楚君離宮及子圍在國居之自必有徵古籍云亡未詳所出杜云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杜云緝蒲爲宮亦無所據至以服君服釋有前與執戈前矣之文不相

應不如服以出有前戈釋有前較杜爲密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服曰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

代子羽憂子晳本疏

案廣雅釋詁愍憂也伯州犂謂子羽當憂子晳子羽又以伯州犂當憂子圍互相譏刺國子因子圍子晳實所當憂故曰吾代二子愍矣傳意自明故服爲此言非謂憂伯州犂子羽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服明言代子羽憂子晳是所憂者子晳非子羽也孔氏不審語意妄以規服非也劉恭冕曰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二子謂子圍伯州犂杜注不誤

周有徐奄　賈曰徐郎淮夷服曰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本疏

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書序本紀言淮夷奄不言徐傳云徐奄不言淮夷是淮夷郎徐服以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言並則不得爲一故引或說以明之傳云周有徐奄此曰魯公所伐徐戎者魯世家伯禽卒師伐之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若然則伯禽所征亦急周事也故傳以屬周徐者說文作郯云郯下邑也魯東有郯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

州集解引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魯國薛六國
時曰徐州段氏玉裁云魯東近郯故曰東郊不闕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服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
端文德之衣尙褒長故曰委　本疏
案正義曰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
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
禮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
言是也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無辟
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
辟積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幅有辟積故無殺
終事八反　服曰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

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閒八
度至也本疏
案盧氏文弨曰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
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
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
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
何其輕脫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二十里八反行百六
十里故服以是爲率安得忽生一萬六千里之說輕相嘲笑
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嘗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
斗三十六人一里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
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卽服氏之說可實見

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識也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服曰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

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

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本疏

案兩伍專參偏司馬法車數之名與此合故服引之小司徒

注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傳改車用卒是

不以車數多少爲準當以車所用士徒爲準若五十乘爲兩

計卒千五百人陳之於前百二十乘爲伍計卒三千六百人

陳之於後八十一乘爲專計卒二千四百三十人以爲右角

二十九乘爲角計八百七十人以爲左角三十五乘爲偏計

七百五十人以爲前拒蓋仍車數之名以別其士卒之數焉

居于曠林　賈曰曠大也鄭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廣大也曠從廣聲亦作廣荀子解蔽則廣焉能

弃之矣楊倞注廣讀爲曠遠也詩六月四牡脩廣傳禮記明

堂位言廣魯於天子注並云廣大也

后帝不臧　賈曰后帝堯也臧善也同上

案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

也臧善爾雅釋詁文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賈曰商丘在漳南服曰辰大火主主祀

也同上○史注主字不重此增

案地理志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

伯之墟商頌譜云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是相土所因之地卽睢陽矣云在漳南者地理志上黨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下云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胡氏渭曰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是卽禹貢所謂衡漳者也商邱屬今歸德府在林縣東南衡漳所在與漢時當不大異是商邱在漳水南矣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辰卽大辰亦卽大火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晉語云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又云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韋昭注辰大火也主爲主祀者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受之穆天子傳以爲殷人主郭璞云主謂主其祭祀成五年傳國主山川公羊昭十五年傳攝主而往皆謂主其祭祀

商人是因　服曰商人契之先殷近刊本殷或作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上

案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鄭康成長發詩箋有娀氏之國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是商實契之始封服以商人爲契之先殷之始祖與史鄭不同者以長發詩帝立

子生商傳云契生商也詳詩及毛公之意謂契生于商也是契之先早有商之稱矣後封契時商因舊號耳故服於商人之稱不以契爲斷其稱殷者自盤庚始書云盤庚遷于殷元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從其後稱也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女殷商則承前後二號雙稱之故此殷之始祖從後明前也云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者襄九年傳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服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邱此云因故國而代之者相土以商之後故居閼伯之墟因故國之號名曰商邱而代有其地傳云商人指相土服更推明商人非相土所自始相土爲商人之後故得稱商人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服曰大夏在汾澮之閒主祀參星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閒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汾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閒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愚案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卽說文河東鹽池與翼絳爲近地理志太原郡汾陽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水經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至王澤注于汾水說文澮水出河東絳山西南入汾大夏爲翼在晉絳吉隰之閒正在二水東也說文參商星也段說參商二字連篆文讀之顧氏譏說文以參爲商星者非大戴記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淮南時則訓昏

參中注參西方白虎之宿居實沈者主祀之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賈曰唐人謂陶唐氏之允劉累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同上服以唐人卽是劉累本疏

案唐人謂陶唐氏之允者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集解引徐廣曰號陶唐爾雅釋詁允繼也堯典允子朱啟明五帝紀作嗣子丹朱是唐人謂帝堯之繼嗣也劉累謂唐後及事孔甲見二十九年傳文彼傳云以更豕韋之後此賈以爲封于大夏者以范宣子自炫其世族必舉虞夏以來之顯者而襄廿四年傳曰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是陶唐之後御龍氏最顯則此云唐人必是劉累可知彼傳更豕韋

之後非指劉累因賜氏之文連舉其後之在商者言之耳至
此傳唐人既定爲劉累則封在大夏之墟師古高祖本紀贊
注云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與大夏地相隔絕是劉
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一也范宣子曰在商爲豕韋氏惟豕韋
封之自商故宣子曰在商是劉累之封當孔甲時非豕韋其
證二也長發詩韋顧昆吾篡韋豕韋彭姓也鄭語彭姓彭祖
豕韋則商滅之矣則豕韋至湯始伐至商始滅孔甲時劉累
不得代之是劉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三也劉累既不封豕韋
則封夏之墟爲劉累所封明矣彼傳又云劉累遷於魯縣而
賈云子孫服事夏商者正義曰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
漢高帝紀贊注云殷末豕韋徙國於唐若然則劉累之後初

在大夏商時代受豕韋復自豕韋遷唐至成王始滅是服事
夏商之證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服曰創邑姜所生者也本疏

案服以此語爲下提綱故云然杜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
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服曰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晉世家注

案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
傳稱呂伋王舅伋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伋爲王舅知邑姜
是太公之女也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賈曰帝天也鄭世家注又曰己武王也

鄭世家注服同本疏

案書洪範帝乃震怒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鄭注並云帝天也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故賈服以此夢爲武王之夢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賈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鄭世家注

案晉世家封叔虞于唐又曰唐叔子燮是爲晉侯若然唐人祀參則屬在唐唐易爲晉則曰晉星矣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服曰金天少皞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弟也同上

案正義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月令於冬云其神元冥是元冥爲水官也師訓長者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注周禮地官序官鄉師注並云師長也云

冰生允格臺駘故知爲兄弟爾雅釋親男子謂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臺駘能業其官　服曰修昧之職同上

案論語修廢官皇疏治故曰修言臺駘能治水官之故職也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賈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服曰陂障其水也太原汾水名同上。水經澮水注引賈曰汾洮二水名

案云宣猶通者呂覽古樂篇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註宣通也釋名釋言語通洞也無所不貫洞也汾洮二水者汾水說見上洮水正義云釋例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聞喜有洮水

水經涑水篇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訾谷注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檢前志聞水下無莽曰洮亭之文上左邑下有莽曰兆亭或酈氏所見本兆作洮在聞喜下與然則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稱乎據此則洮水漢時猶未絕杜闕其地或絕流於魏晉間乎服云陂障其水者詩彼澤之陂傳陂澤障也月令毋漉陂池注畜水曰陂匡謬正俗云陂者是隄防之指號是障大澤言防水使不流溢也水經汾水篇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注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派王先生疏證云水經汾出爲下當有脫文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道元所云

其遺跡與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服云太原汾水名者以汾水出自太原言太原之地所由名非謂太原爲卽汾水名也檀弓注處炎出晉語盈處之注處定也傳言宣通汾洮陂鄗大澤以安定太原之地禹貢既修大原亦是治汾水而繫之太原杜云臺駘之所居失之

帝用嘉之　服云帝顓頊也同上

案正義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敗亡無可檢勘此事未必然也按孔氏以籍亡難勘不知參之他書

猶可訂帝系世本之誤者漢書律厤志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是金天氏上承少昊氏乃黃帝之裔而非其子也楚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是少皞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顓頊之去黃帝中間隔絕不得爲黃帝孫明矣春秋命厤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足補帝系世本之疏何疑臣世多而帝世少乎服定爲顓頊者或本春秋命厤序不以史遷說爲然也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賈曰四國臺駘之後也滅四國同上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賈曰營攢用幣本疏

服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鄭世家注

案賈爲服所本孔疏節引耳說文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史記叔孫通傳云爲綿蕞野外習之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蕞即蕝也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蕝設望表史記索隱引賈云束茅以表位爲蕝史記叔孫通傳如氏注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何氏纂文曰蕝今之纂字文選笙賦歌棗下之纂纂古歌曰棗下何攢攢注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然則服云營攢者亦同說文設綿蕝爲營蕝即纂纂即攢也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

宗當爲禜禜之言營也是禜營同聲故營蕝者爲禜矣周禮
罽人禜門用瓢齋注禜謂營鄭與服同鄭攢字通周禮遂人
四里爲酇呂覽季秋制百縣注引爲四里爲攢矣至鄭注黨
正禜禜亦如之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
稷云鄭據祭法云蓋者疑詞是以禜酇爲正義矣若孔氏不
知攢之卽茅蕝云聚草木爲祭處失之莊二十五年傳云凡
天災有幣無牲水旱是天災流行故服云用幣據常禮也若
過甚則亦用牲玉故雲漢詩云靡愛斯牲又曰圭璧既卒也
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
能興雲雨者也大祀掌六祈四曰禜然則月令云祈山川卽
禜也以山川之神能主水旱禜之祈福者大祝祈福祥是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服曰湫著也底止也　釋文○本疏
案說文湫隘下也晉語底著滯淫底著猶此湫底彼注云著
附也服故訓湫爲著底止釋詁文
於是有煩手淫聲　服曰鄭重其手而音淫過　公羊莊十七年疏
案漢書王莽傳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
重猶言頻煩也詩關雎序不淫其色疏淫者過也過其度量
謂之爲淫樂記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賈服曰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
北方明南方惟天陽不變　詩漸漸之石疏
案詩疏據五行傳謂賈服義與書傳相失不知賈服據易以
釋此六氣也說卦巽爲風又曰巽東南也是風屬東方兌正

秋也虞注云兌爲雨澤是雨屬西方坤爲陰說卦坤爲地月令云中央土故陰屬中央爾雅釋言晦冥也隨象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且說卦云坎北方之卦又坎爲隱伏故晦屬北方離象曰明兩作說卦離南方之卦也故明屬南方惟天陽不變謂乾也乾象曰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故曰元者氣之始也繫辭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曰不變

使赴于鄭伍舉間應爲後之辭焉　服曰問來赴者楚世家注

案時伍舉代子圍聘鄭使來赴郊敖之喪故問之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服曰孟趙盾子餘趙衰本疏

案成八年宣孟之忠杜謂趙盾是孟爲趙盾也子餘趙衰者僖二十三年傳說秦伯之享重耳也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晉語云子餘使公子降拜是子餘爲趙衰字也正義云服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按王制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欲昭穆在前敘太祖在後即大傳所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之義也故先盾後衰至孔云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則誤之甚者晉語云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成八年傳成季之勳是衰之字季傳有明文豈有字季復字孟耶

甲辰朔烝于溫　服曰甲辰歲夏十一月朔也本疏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王制疏

案顧氏炎武曰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自注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厤按此則晉用夏正之證春秋繁露四祭篇云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惟晉用夏正故以十月烝祭傳上云十二月者用周厤紀晉事也既用周厤則下甲辰朔在晉尚在是年之十一月在周則爲明年之正月傳曰甲辰朔者以晉未改年當從其實既不得稱明年正月而上文以周正紀十二月矣復不得更著餘月公羊傳所云辭窮之例故稱甲辰朔明用夏正此朔實夏之十一月朔也若僖五年述卜偃對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云九月十月者明夏正也傳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云十二月丙子朔者用周正也傳敘晉事本有此例故此以周正紀十二月復云甲辰朔明晉之用夏正也其上云十二

月實夏正十月也晉語平公有疾篇云是歲趙文子卒秦后子來奔篇云冬趙文子卒此晉史用其本國之厤紀事也杜氏謂十二月月誤劉炫謂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均不得傳意也

(二年)傳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服曰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本疏

案惠氏棟曰一游一譽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服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猶豫古字通（按李善說見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注　愚案晏子內篇作一遊一豫文選東京賦度秋豫以收成並與今本孟子作豫合服本作豫所引孟子亦作豫今正義作譽就其本以改服並改服所引孟子文杜本作譽爲豫之假借字其義則當從豫之訓遊也杜云譽其好也是望文生義正義云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爲此言不知古本作豫不能以譽其美好通之也至傳敘武子之言亦以宣子游於其下故欲封殖此樹其賦甘棠正取召伯所憩召伯所庇之語並無對答宣子譽美之意孔云宣子本自無言而背傳也

晉侯謂之少齊　服曰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

此好女甚少本疏

案曲禮云男女異長注各自爲伯季也又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是女之常字亦以伯叔爲敘如伯姬孟姜是也今晉侯欲寵異少姜故特字之曰少齊不與齊之衆女敘伯仲字也云如此好女甚少者服依文立義說文少不多也易略例夫少者多之所貴也是其義釋文少詩照反如服義則當讀書沼反矣

晉侯使郊勞　服曰近郊三十里詩駉疏

案聘禮云賓及郊注遠郊周制天子畿內郊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此從詩正義所引今儀禮注侯伯三十里當是脫四十里三字耳近郊各半之晉

是侯爵近郊當二十里服云近郊三十里者三當作二字之誤也詩正義則曰服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

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　服曰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詩七月疏

案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郭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特候主焉公羊疏引李巡云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故曰大辰知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者月令旦氐中正義引三統厤大寒旦心五度中詩正義曰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過此則立春故曰大寒退矣知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者亦據月令

文知之過此則立秋故曰大暑退堯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傳及月令差一月豳風七月流火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則與傳及月令合邵氏晉涵曰後世歲差之法權輿於此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服曰焜明也燿照也釋文○本疏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本疏

案說文焜煌也詩大明檀車煌煌傳煌煌明也故焜亦爲明釋名釋天曜燿也光明照燿也照燿以曇韻連文故以照訓燿說文亦曰照燿也照者說文云明也云備妃嬪之列者哀元年傳宿有妃嬪御焉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注九御九嬪故以妃嬪釋內官焉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服曰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釋文○本疏略同

案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注三官農工賈也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不知遷業大史公紀貨殖傳曰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是言任職之民皆以三者爲要論其司則呂覽之言三官重其業則六韜之稱三寶計其

年則此傳之曰三老服曰工老商老農老固不易之詁也正義曰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是士可免於凍餒故曼子不及之且工商農爲利所在至其老凍餒可見衣食之原已乏竊謂別流品當四民並舉言匱乏則三老已該孔氏舉杜以難服非也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賈曰燠厚也休美也釋文○本疏服曰燠休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本疏

案燠訓厚者引申之義休訓美者爾雅釋詁文服云痛其痛而念之者釋名釋言語念黏也云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者舉時俗以況也攷工記弓人凡攻角欲其柔而無負筋欲其堅而無負負於勢而休於氣注休讀爲煦煦說文煦一曰盈潤也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以氣曰煦則以口就之謂吹氣以溫之也淮南本經訓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嘔咐即燠休玉篇本服注燠休又作噢咻矣云代其痛者言愛之甚也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服曰相隨也本疏○釋文相服如字

案說文隨从也言箕伯四人相從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

讒鼎之銘曰　服曰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本疏○釋文引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疾讒之鼎也

案云疾讒者少儀有亡而無疾注疾惡也周本紀曰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大顯閎天散宜生

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明堂位云崇鼎注崇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若然則文王疾崇侯之譖故伐而得其鼎名之曰讒鼎服故以爲卽明堂位之崇鼎也云一云讒地名者備說以存疑也讒之地古籍無徵按說文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有扈谷甘亭古文扈作岵从山戶戶徐鍇謂從辰巳之巳非也戶部曰戶嚭也讀若含古文扈字之右同之右爲聲則扈之古音讀如含含讒聲相近故假音字爲讒今作扈形聲並異今古文之別也若然則讒卽扈歟云禹鑄鼎於甘讒之地者說文鼎下云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褒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水經渭水注云渭水之陽卽褒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沙當作池謂鎬池苑卽池宮也卽褒德縣故城也引地理志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卽夏后鑄九鼎處也漢志右扶風鄠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渭水注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賓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褒德卽今富平縣鄠縣仍秦舊名俱屬西安府相距甚近然則說文以鑄鼎之地近荆山故云荆山之下鼎則實紀於其地故曰讒鼎矣服氏甘讒並舉者以古爲讒今又爲扈其地難曉故據扈谷甘亭以舉之也

子豐有勞於晉國　服曰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本疏
案襄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憩諸晉而廢之據此僖公爲太子時與之俱適晉者子罕及子豐適晉僖公已爲君矣服偶誤記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五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四年傳三塗　服曰塗道也水經伊水篇注三塗太行轘轅崤澠也本疏經注同惟無三塗二字○水

案塗說文新附字有之古作涂易說卦爲大塗鄭注國中三道曰塗爾雅釋宮路旅途也注途卽道也禹貢大行恆山地理志河內郡山陽東大行山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案山陽今河南修武縣山在縣西北野王今河南懷慶府轘轅襄二十一年傳使候出諸轘轅

其山在今河南葉縣西南七十里崤澠即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之殽殽正字嵕俗字曰崤澠者淮南墜形訓殽阪注崤阪宏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公羊僖三十三年傳云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嶔巖即欽吟矣風俗通云東崤西崤澠池所高地理通釋云三崤一名嶔崟山在河南永甯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二十五里昭十七年傳晉有事于洛與三塗杜氏及水經伊水注俱以爲山名服解此爲三處道者以楚策云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蹏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史記范雎傳北斷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則大行之險也管子地圖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轘轅與濫車並舉則阨阻礙車者謂轘轅矣東京賦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則轘轅之險也水經河水注石崤山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地理通釋注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石阪十二里則崤澠之險也司馬侯數九州之險豈得遺此三者以伊闕一山當之也故知三塗猶上文稱四嶽當是此三道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服曰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周禮凌人疏

案爾雅釋天北陸虛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邵氏正義云北陸者四陸之一也古以星紀日月之行分爲

四象亦謂之四陸曲禮云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淮南兵略訓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是爲列宿之四象按此以紀日月之行故服云道也正義曰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者漢書律厤志載三統厤云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度大寒終于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危一度卽危初度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　服曰西陸朝覿不言在則不在昴本疏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本疏○周禮疏引作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詩七月疏引朝作晨東方下有蟄蟲出矣四字又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詩七月疏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本疏

案爾雅釋天西陸昴也此不言在者三統厤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是日在昴爲三月此啟冰當在二月故傳云西陸朝覿不言在西陸也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者亦據三統厤文云中者春分爲中氣也知奎始朝見東方者厤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據三統厤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是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以春分之中得朝見東方也云以是時出客給賓客喪祭之用者周禮凌人春始治鑑七月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是時謂夏正二月也凌人又云祭祀其冰鑑賓客其冰大喪其夷槃冰是以給賓客喪祭之用也下文云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引月令文爲二月出冰證也月令作鮮羔開冰

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羞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于宗廟乃後賦之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服曰祿位謂大夫以上詩七月疏

案禮大學云伐冰之家鄭注云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彼疏云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若禮則大夫以上得伐冰常例也若士則特賜故服於朝之祿位專指大夫以上以享司寒　服曰司寒司陰之神元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同上

案月令孟冬其神元冥注水官之臣元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昭二十九年傳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爲元冥是元冥水官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是司陰之神水官也將藏冰致寒氣者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是藏冰須冰堅厚而堅厚則必盛陰以凝之元冥司陰故祀之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服曰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木疏

案桃之爲逃取聲近者以釋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菟注桃鬼

所畏也是桃可以逃也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是赤者其心而刺在外箴卽鍼內則荀子鍼皆作箴箴卽刺今吳人猶曰鍼刺矣取其名者言取其樹之名以桃爲逃棘爲刺也廣雅釋詁棘箴也

火出而畢賦　服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周禮凌人疏

案此十七年傳文周禮司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禮郊特牲季春出火注建辰之月火始出若然則夏建寅故建辰之月爲三月殷建丑故建辰之月爲四月周建子故建辰之月爲五月

成有岐陽之蒐　賈曰岐陽岐山之陽楚世家注

案閟宮詩言太王曰居岐之陽皇矣詩言文王曰居岐之陽是自太王至文王未遷豐以前皆在其地地理志曰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言其始也說文郊周文王所封要其終也說文郊或作岐薛綜西京賦注引說文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戴氏震曰美陽在今爲陝西鳳翔府岐山扶風二縣岐山在今岐山縣東七十里陽者穀梁僖二十八年傳山南爲陽皇矣箋云在岐山之南

康有酆宮之朝　服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同上

案顧命云諸侯出廟門俟時成王方大斂而稱廟門者儀禮

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鄭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此豐宮
卽顧命所云廟故服云成王廟所在顧命又稱王出在應門
之內僞孔書云此以下爲康王之誥馬
鄭則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
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卽朝事也史記周本紀
云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
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則史以廟爲文武之廟矣此
古文家說也按烈文詩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新王
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閔予小子序嗣王
朝于廟也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
廟也然則除喪後始見先王之廟此時成王在殯恐不得遽
以見先王廟則豐宮指爲成王廟當於書義合也

吾用齊桓　服曰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
是以用之本疏
案召陵會在僖四年
寡君將墮幣焉　服曰墮輸也釋文○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
廟本疏
案墮爲輸者據二傳鄭人來輸平以輸爲墮故此以墮爲輸
第彼墮爲不成此輸爲將幣不過以墮輸義通非取彼傳之
意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
下出是受幣在廟中故服云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賈曰仍緡國名也楚世家注

案哀元年傳言少康爲仍牧正則仍爲國矣史記吳世家后緡方娠集解引賈氏注緡有仍之姓也則此有緡賈亦當爲仍國之姓云仍緡國名不知緡寫有誤否緡于春秋屬宋僖二十三年傳齊侯伐宋圍緡地理志山陽郡東緡師古曰齊侯伐宋圍緡卽謂此江氏永又謂有緡叛之卽此今在山東兖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服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

案王制曰東方曰夷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此書西伯戡黎之黎書疏引鄭注戡黎入紂圻內按黎爲無道當是輔紂爲惡者故文王伐之此云叛紂非上黨之黎矣地理志魏郡黎陽注晉灼曰黎山在其東黎之蒐史記楚世家作黎山之會則黎者其殆是與在紂時或爲東夷之國黎爲子姓者世本云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曰夷蕭是服據世本也

鄭子產作丘賦　服曰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本疏

案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者約司馬法文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惠氏士奇曰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管子乘馬篇一乘之地方六里當作八里一乘者四馬也甸馬四匹一馬邱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按此則司馬法所云邱馬卽管子所云一馬非古法矣而服云復

古法者漢世大儒皆以司馬法爲古法鄭引以注小司徒文馬引以注論語千乘之國故服亦同之也知鄭不行邱賦者以襄三十年傳云子產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與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夫封洫之界廬井之伍皆古法也乃一朝正之而與人至欲殺之是鄭於古法蕩廢無存其取民之道亦必強弱殊形貴賤異斂不能如古之計甸定賦通力供財也然則邱賦之法同於伍田藁尾之言等於孰殺蓋習俗相安忽繩古法柔弱以爲利即豪強以爲不便矣

饗大夫以落之　服曰豐以豭豚爲落詩斯于疏

案正義曰說文豐血祭也雜記豐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豐祭之法以血澆落之知落之即是豐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鍾非是宗廟之器亦豐之者周禮小子職曰豐邦器及軍器鄭元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鍾是禮樂之器故豐也

五年傳卿喪自朝晉禮也　服曰言卿葬三辭于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于朝重之也本疏

案知卿葬三辭于朝者周官喪祝及朝御匶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既夕遷於祖用軸注遷徙也徙于祖朝祖

廟也蓋冢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服以卿佐之於君亦猶子孫于祖考亦必三辭于朝冢平生時也此是魯禮故記禮者失之從朝出正門者爾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曲禮云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然則出正門者非雉皋之門由朝之路出國之南門耳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注南門國門是也詩文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皋陶謨云臣作朕股肱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國之楨幹君之股肱言朝佐之重傳云自朝故知必過于朝以尊之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服曰使亂大和順之道也釋文○本疏引無也字

案禮孔子閒居志氣既從注從順故以和順釋從明而未融　服曰融高也詩之日疏

案詩正義曰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

享頫有璋　服曰享獻也釋文

案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鄭氏先儒謂鄭興也然則以享爲獻服本鄭說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束帛加琮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若然則聘夫人用璋至享則用琮而此云享有璋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璜以補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之後卽是上公正義引鄭說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是也特舉享后者正義云舉璋與圭相對也杜云享饗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饗禮已亡然聘禮及記載饗燕食之禮無執璋之文是杜意主破先儒說而於禮籍無徵所謂不可爲典要也以享爲獻於義爲順

飧有陪鼎　服曰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本疏

案聘禮有司入陳饔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鼎腶臐蓋陪牛羊豕服義本此鄭彼注云陪鼎三牲

腶臐膮臐之庶羞加也正義曰按聘禮又有陪鼎三其一曰腳鼎牛腶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膮鼎羊腶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臐鼎豕腶也在豕鼎之西

叔禽叔椒子羽　賈曰皆韓起庶子本疏

案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服曰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本疏

案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杜氏有叔虎無季夙故云劉炫以爲叔虎于時已死別有季夙按劉說是也季夙亦是字稱季則次在叔虎後叔虎已死遠敢疆當不數之何不可之有　服曰何不可之有如是本疏

使邁敗疆待命于雩婁　服曰雩婁楚東邑楚世家注

案地理志廬江郡雩婁淮南子人閒訓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注雩婁今廬江案期思陂卽芍陂襄二十六年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不入吳境也惟爲楚之東邑與吳接壤故楚秦之師及此而還水經決水注以雩婁爲吳地誤也方輿紀要曰今江南潁州府霍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雩婁故城

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曰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本疏

案政衰爲叔世者據上云亂政知之季世者三年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是也叔季爲字之次第叔世踰于季世猶言叔某長於季某也若季世並此三刑不能作故曰不能作辟

詩云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服曰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本疏

案儀善式用刑法靖謀皆釋詁文詩傳惟式不詁餘皆同箋云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與服解同正義曰此解于文便于杜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服曰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本疏

案文王詩傳云孚信也彼疏云孚信釋詁文箋云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服言善用法者文王是斥文王言箋則斥法文王者言之各自爲說義並得通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服曰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器藏也本疏

案知鑄刑器是鼎者二十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藏爭辟者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者出火之火爲心星五行之火爲鑄鼎之火民既爭罪二火亦爭明故必致災宣十六年傳凡火天火曰災在器故稱藏者藏讀如守藏之藏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治藏藏文書及器物刑鼎是器故稱藏焉

不抽屋不強句　服曰抽裂也言不敢裂所舍之屋也句乞也不就人強乞也本疏

案抽爲裂者詩楚茨言抽其棘傳曰抽除也毀去爲抽毀裂亦爲抽詩羔裘舍命不渝箋舍猶處也言所處之屋無有毀裂句爲乞者一切經音義二引倉頡篇云句乞行謂句也字體从人从亡言人亡財物則行求句也又卷三引通俗文求願曰句强釋文其丈其艮二反服云不就人强句則下音爲是爾雅釋言彊暴也郭注彊梁淩暴言不彊梁以乞之也

〈七年經〉春王正月暨齊平　賈曰魯與齊平服曰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於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

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本疏

案賈云魯與齊平者穀梁傳云以外及內爲暨賈說本此且經例如燕與齊平當書燕不僅曰暨齊平也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文叔孫婼如齊涖盟卽齊平之徵也服不然者以崔杼伐我而後齊魯無相侵伐之事則無庸與齊平經書云暨齊平是齊求成之詞齊大國無反求成之理不應如此書法六年傳十二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訣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此事在上年十二月接此春閒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杜氏釋例云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宴來也傳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次于暨齊平之後文相比連是暨者燕暨之也傳以其不分明故又曰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許君近之者正義曰許惠卿也

傳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服曰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事也僕僕暨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徵名也本疏○徵名亦作徵召

案史記鄒陽傳與牛驥同皁索隱皁養馬之官下士也漢書貨殖傳至于皁隸注皁養馬者也服不取以爲說者以下文云馬有圉方爲養馬故此訓皁爲造取聲相近閔予小子詩遭家不造箋云造猶成也則造成事謂之皁矣僖二十八年

聽輿人之誦之是輿爲衆也佐皁成衆事者以輿臣皁故皁造事輿衆佐之隸屬于吏者周官序官司隸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其司隸之職曰掌五隸之灋注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司厲男子入于罪隸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橐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是屬于吏者卽屬于司隸也僚勞者亦取聲近詩板及爾同僚傳僚官也服以同官爲僚謂卿大夫士也此僚不得有同官之義故訓爲勞詩漸漸之石箋邦域又勞勞廣闊疏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按服以勞訓僚亦此義僕僕暨主藏也者詩出車召彼僕夫傳僕夫御夫也正月屢顧爾僕箋僕將車者服不以御訓僕者曲禮凡僕人之禮疏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若然則此僕非其倫矣故以爲僕暨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罵曰豎儒索隱豎者僮僕之稱僖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守藏者也後漢何敞傳注引方言臧獲奴僕賤稱也楚辭哀時命釋管晏而任臧獲矣王逸注臧爲人所賤繫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然則此僕卽豎臧獲之類服故以爲主藏臺給臺下徵名者云臺下以漢法相況文選袁紹檄豫州注引漢

官儀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後漢書蔡邕傳
周歷三臺是也漢曰臺周曰官府給臺下者稱臺猶治府藏
者稱府矣微名言其賤也孟子蓋自是臺無餽也注臺賤官
主使令者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注臺隸賤職也微名一本
作徵召義亦通言有徵發之事則臺任奔走之役焉
作僕區之法　服曰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釋文
疏爲隱亦
無匿字
案僕隱義未聞說文區跱區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荀
子大略言之信者在區蓋之閒注區藏物處是藏物爲區也
知爲隱匿亡人之法者上文云納亡人以實之無宇引楚法
當是爲隱匿亡人設也

好以大屈　賈曰大屈寶金可以爲劒大屈金所生地名○本疏
文引作出大
屈也餘同　服曰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
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遣啟疆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
卽大曲也本疏○釋文大屈弓
名服同又云大曲也
案禹貢荆州厥貢惟金三品詩泮水大賂南金是金出楚地
僖十八年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
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與好魯事相類故賈以大屈爲寶
金也齊語美金以鑄劒戟故曰可以爲劒大屈是地名而以
爲金者猶朱提爲銀矣地理志犍爲郡朱提注山出銀服引魯連書以爲弓
名者漢書藝文志儒家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卽魯連書也太
平御覽兵部珍寶部引魯連子楚子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

魯侯先至楚王悅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卽服氏所引服以
魯連去春秋未遠當得其實且遠啟疆言當是寶器若是賜
金不得曰齊晉越欲此並不得曰愼守寶矣故服從之也大
屈卽大曲者屈曲聲相近梁簡文樂府詩右把蘇合彈旁持
大屈弓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賈曰熊獸也本
案釋文云黃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
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是神何妨是獸
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熊屬入爲鼈
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然則釋文云今
本作能者知古本皆作熊矣其作能者流俗本也郭璞注爾

雅鼈三足能不著魊化之異傳元潛通賦魊殛變而成熊與
終窮爲韻是東晉時猶作熊正義引梁王云魊之所化是能
鼈也是熊作能而讀爲奴來反異說當起于齊梁時晉語亦
作黃熊正義又引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闘屏惡
之雜說佐傳知熊者是已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
熊如熊黃白文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是熊爲獸名正義又云
張叔皮論云張叔錢氏大昕定爲後漢書文苑傳之張叔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
哀虎變魊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或疑張叔爲能著作
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案詩無
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按此則後漢時人亦作熊也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　服曰聖人謂商湯孔子世家注

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檀弓孔子曰而某也殷人也是成湯之後也

而滅於宋　服曰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後漢書注

案詩商頌譜疏引世本云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逼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據此則孔父嘉爲孔子六代祖矣世本云防叔始奔魯非也華督既殺孔父而相莊公氾歙方張孔父之子不得不奔魯以避其難春秋傳于桓三年之後宋之臣無孔氏可證奔魯卽在是時豈有孔父被殺後越至三世始畏華氏之偪而奔魯乎正義每言世本之疎此類是也服云其子奔魯爲得其實

公之兄以有宋言潛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詩那疏

案世本云宋潛公生弗甫何是何爲潛公子知是世子者白虎通京師篇天子太子食菜者儲君嗣主也然則諸侯世子亦所以儲君嗣主文選西征賦注引宋均元命包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今傳云有宋明何爲潛公之適嗣當得國

者是何爲潛之世子矣公羊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何爲世子故知厲公之兄史記宋世家云潛公其卒弟煬公熙立潛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按此則厲公實自立非弗父何讓之與傳違異猗那詩序疏云何是潛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孔氏之言雖由臆決以傳所云當有其事史不敘讓國者以世家於春秋以前諸君僅撮世系不甚詳事實故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服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子世家注　賈曰三人皆宋君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

若然則正考父是弗父何之孫而此言曾孫者與王肅所撰家語本姓解合本姓解云宋丁公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較世本多世子勝一代是正考父爲弗父何曾孫矣曲禮云卿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是名且不得同之乃弗父以下降爲卿佐忽有世子之稱於義可疑然漢魏之間古書未亡服不從世本而斷爲曾孫當有證據故王肅僞撰家語亦與服合其世子勝之稱則不敢遽定也詩那序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爲首是正考父佐戴公之證也宋世家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卒子宣公力立武宣二君考父皆逮事故曰佐戴武宣也

三命茲益恭　賈曰三命上卿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再命爲下卿則三命爲上卿矣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服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孔子世家注　賈曰俯恭于傴傴恭于僂循牆而走不敢安行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說文僂尪也傴僂也俯說文作頫或从俛文選上林賦注引聲類頫古文俯字是頫正字俛或字俯俗字呂覽盡數苦水所多尪與傴人注傴脊疾也素問刺禁論刺脊閒中髓爲傴注傴謂傴僂身蹉曲也傴僂是疾名銘借以象恭敬之形故曰僂曰傴頫低頭是正義說文又云大史卜書頫仰字如

此則凡卑其身者亦謂之頫矣廣雅釋詁傴僂曲也禮樂記進俯退俯注俯猶曲也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孔曰斂身是論語作鞠卽說文之䪥曲脊此僂傴俯卽鞠躬高下之分廣雅釋訓䪥䏚謹敬也龍城札記引廣雅作䪥䏚廣弓雨音亦讀鞠窮雅疏證作䏚䏚賈憲邱六邱故服曰皆恭敬之貌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痀卽傴僂淮南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僂三者本不甚分賈云俯恭于傴傴恭于僂者以上文云三命茲益恭銘又析言之故知由僂而傴由傴而俯遞見恭敬之加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彼疏云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

云磬折也又云言君若折身而佩垂則臣爾曲故佩垂委於地容經因以微磬曰其立因以磬折曰鼏立因以垂佩曰卑立僂傴俯之分亦是也循牆而走謂不敢安行者言循牆不敢由中道也說文行人之步趨也步行也趨走也走趨也奔走也散文義皆相通若對文言之爾雅釋宮堂上謂之行中庭謂之走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是走與安行爲異故賈曰不敢安行也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服曰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詩小弁疏

案爾雅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也天文訓又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服云歲星之神者言太歲爲貴神也周官保章氏十有二歲之相鄭注云歲謂太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與服注同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至歲歲星左行在寅卽太歲名則爾雅在寅曰攝提格至丑曰赤奮若者是時四時者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閔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云日十日者廣雅釋天

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淮南天文訓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是從甲至癸爲十日矣周禮太宰挾日而斂之注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賈疏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按賈氏自疏從甲至甲之意至注云凡十日仍謂從甲至癸十日者懸書之十日也斂之日爲甲日則不數也月十二月者爾雅釋天正月爲陬至十二月爲涂題曰月名是已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終又曰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星二十八宿者說文星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訝蔟氏以方書二十有八星之號鄭注星謂從角至軫邵氏晉涵曰月令載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史記律書備二十八星之號有建罰狼弧而無斗牂井鬼淮南天文訓云二十八宿中央其星角亢氐東方其星房心尾東北其星箕斗牽牛北方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其星東壁奎婁西方其星胃昴畢西南方其星觜觿參東井南方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其星張翼軫漢書麻志星名與淮南同鄭注所謂從角至軫也辰十二辰者周禮碧蔟十有二辰之號注辰謂從子至亥呂覽孟春乃擇元辰注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集注子丑謂

之辰儀禮士冠禮吉月令辰注辰子丑也

八年經蒐于紅　賈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失大權在三家也

本疏

案易豕下傳尙大也姚信注得其盛位謂之大論語畏大人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若然凡事物屬君上者曰大如寢曰大路蒐之事周禮謂之大閱春秋經謂之大閱是已此不言大蒐者以是時君失大權故不書大在三家者論語三家者以雍徹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按此經不書大賈云公失大權至十二年大蒐于比蒲三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仍書大蒐者以蒐紅爲蒐之始事經書曰大明君失權此後卽書大蒐可證蒐之事出自三家史爲緣飾而書大故不妨仍魯史舊文杜氏序所云文見於此而義見於彼者也是以十二年大蒐于比蒲賈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義不相妨也

葬陳哀公　賈服云楚葬哀公

本疏

案賈服以楚師滅陳之下放子招殺孔奐葬哀公文相比次故知爲楚葬哀公傳稱哀克私葬而云楚葬蓋楚人以葬陳侯爲己德牽連以告史從而書之耳公羊十年傳說滅陳之事曰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何休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葬人之君亦據經發傳以爲楚葬哀公正義曰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若然則十三年經云葬蔡靈公傳云平王卽位旣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

禮也傳所云禮明指平王是蔡靈公之葬爲平王所葬何經不云楚葬也

傳春石言于晉魏榆　服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水經洞過水注○釋文○本疏引略同）

案水經注洞過水篇有石言晉之魏榆漢書曰榆次地理志太原郡榆次注梗陽鄉魏戊邑然則云魏邑者謂魏氏之邑也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榆州里名謂州中之里名如闕里稾里（史甘茂傳井里荀子是也）將往　服曰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意（本疏）

案正義曰將往子良之家也又數人告不使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服虔云云謬甚也今知不然者陳桓子亦受甲將助子良告者必並告于子子旗子旗不信者非不信子良之攻不信陳氏之助子良也于是將往陳氏者蓋以子良之攻有由陳氏之助何故蓋將以詰責之也至數人又告于道急欲過察其動靜故曰遂如陳氏是將往陳氏于情爲愜孔以服說爲謬非也

輿櫬哀克殺馬毀玉以葬　服曰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本疏）

案葬無殺馬毀玉之事今哀克殘毀之以殉者蓋不欲故君常乘佩之物入楚人之手也

陳顓頊之族也　服曰陳祖虞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杞世家注）

案樂記武王封帝舜之後於陳史記陳杞世家云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陳祖虞舜也舜出顓頊者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是舜出顓頊也若是則陳爲顓頊之後而云族者晉語天祚將在武族注族嗣也言顓頊之後嗣猶傳稱桓族戴族云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亥亡 賈曰物莫能兩大同上C汲古本作兩盛

案莊二十二年述周史之言曰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賈引其文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賈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言其不絕世繼之以二姚卽其人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言其不絕世繼嗣相傳也史記注又引鄭衆曰幕舜之先也裴駰曰案國語賈義爲長貽德考魯語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有虞氏韋昭注引賈說以爲舜後然幕果舜後當云帥舜不當上溯顓頊矣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似幕在舜先不得稱虞然下文云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后稷之封尙未有周而稱周棄是由後追稱者則虞幕亦是追稱不得如傳稱虞思例矣多方云自成湯至于帝乙是由前及後之辭此云自幕至于瞽叟文與相同不敢蹈

案舜後虞思者哀元年傳伍員說少康之事曰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卽其人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言其不絕世繼嗣相傳也史記注又引鄭衆曰幕舜之先也裴駰曰案國語賈義爲長貽德考魯語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有虞氏韋昭注引賈說以爲舜後然幕果舜後當云帥舜不當上溯顓頊矣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似幕在舜先不得稱虞然下文云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后稷之封尙未有周而稱周棄是由後追稱者則虞幕亦是追稱不得如傳稱虞思例矣多方云自成湯至于帝乙是由前及後之辭此云自幕至于瞽叟文與相同不敢蹈

左袒之失竊以鄭說爲優劉恭冕曰史記索隱曰賈以幕爲
幕在瞽瞍之前非虞
思明矣亦是從鄭說 虞思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六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九年經陳災 賈服曰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尙爲國
也本疏

案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
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以爲說
者以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
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之上時陳爲楚縣若與楚有
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尙存不與楚滅爲繼絕

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服曰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本疏

案文七年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今經云叔弓會楚子于陳與文七年盟扈書法相似傳歷敘宋鄭衛之大夫與彼歷敘齊宋衛鄭許曹之君相同傳所敘宋鄭衛之大夫據凡例言之則彼不書所會爲公緩此不書所會明叔弓後也杜云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若然則經何以書會傳又何以歷敘叔弓諸人而曰會楚子於陳乎以此相較服義優矣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服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本疏

案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史記作薄姑蒲薄聲相近如薄社公羊傳作蒲社矣書大傳奄君薄姑謂祿父曰以薄姑爲奄君之名其實薄姑商奄是兩地名漢書地理志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破斧詩云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班氏謂薄姑與四國共

作亂則薄姑與奄爲二矣濱東海者濱本作瀕說文瀕水厓
引伸爲瀕近之稱僖四年管仲述太公之賜履曰東至于海
魯頌至于海邦蒲姑商奄爲齊魯之地是近東海矣云蒲姑
齊也商奄魯也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曰薄姑齊地名說
文作鄗云周公所誅鄗國在魯郡國志魯國奄劉昭注引皇
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
葬其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
奄國之地又引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詩邠風譜疏引
北作傍與皇覽不同者漢書王莽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
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是奄地甚大故得在魯南淮北也
鄭君皇覽各就其所指爲說蒲姑氏因之晏子對景公之辭

因商奄之民祝鮀所言引以證蒲姑爲齊地商奄爲魯地也
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禭　服曰婦之父曰姻
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本
疏
案爾雅釋親婦之父爲婚服云爲姻釋親又云父之父母壻
之父母相謂爲婚姻邵氏曰昏姻每多連舉士昏禮云某以
得爲外昏姻又云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故又云某以得爲昏
姻之故小雅我行其野云昏姻之故左氏文三年傳云修昏
姻皆並舉其文也以上邵說經解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鄭注昏姻謂嫁娶也婿曰昏妻曰姻然則對文則婦之父爲
婚散文得爲姻也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者白虎通喪君
篇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

俱往禮妻爲父母服夫亦當服按此則諸侯爲婦父有服王亦有服可知其服則喪服云緦麻三月者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通典引馬融云壻從妻而服緦也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注人恩各施於所知也此往弔者以往故推及也正義謂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禭也案春秋言逆王后者惟桓八年及襄十五年耳孫氏覺吳氏澂並謂非禮則書此殊未然豈二百四十二年之閒除此二次餘俱合禮乎是不書者齊紀而外娶于圻內多矣若云必娶于外諸侯則如申伯爲宣王之元舅是厲王所娶者其姊妹也崧高之詩始云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云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則

前此不過爲王卿士無封國可知厲王可娶其家以爲后而曰必娶于外諸侯乎孔云后之父母不得在京師者非也

火水妃也　服曰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也本疏

案說卦離爲火崔憬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外照也又曰坎爲水宋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又曰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王肅曰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孔疏曰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若是則坎水爲男離火爲女女配男故火爲水之妃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賈曰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

以爲戒禮記檀弓釋文

案知桀以乙卯亡者長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伐之蓋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桀亡既同時則昆吾以乙卯亡桀亡亦乙卯矣說文孔疏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殷本紀曰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是紂以甲子亡也此作受者牧誓曰今商王受孫先生疏證云史公受作紂者漢書五行志亦作紂凡今文俱作紂古文或作受也按賈氏傳古文者故作受云以爲戒者檀弓說此事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

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玉藻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疏云桀紂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謂桀紂忌卽戒也故曰以爲戒檀弓釋文云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檀弓疏曰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與翼奉說同非賈義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　服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周禮大行人疏

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彼注引傳以證殷服故從彼文以證此傳故亦曰殷中也叔老聘齊在襄二十年襄

後十一年而薨至續以昭公九年積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者
浦鏜校周禮云一字衍也言此二十年之間無聘齊之事至
此始聘同於彼注云久無事而聘也故傳云殷聘焉盛聘對
小聘而言易象上傳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殷盛也儀禮
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或服兼取此義故曰盛聘

十年經十有二月　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視氣公羊疏
案僖五年登臺視氣傳以爲禮此不書冬當是不行此禮故
去冬刺之理或然也

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曰斷
三尺使至于較大夫旗至較攻工輿
案斷三尺使至于較者以靈姑銔是君旗故斷旆三尺不敢

與君並也較者攻工記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較兩
輢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權杜子
春云當爲較說文較車輢曲鉤也從段氏注本　段氏謂曲鉤是漢
制其在輢上則同大夫旗至較者周禮公羊疏及本疏並引
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
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故服引之廣雅
釋天旌旗云卿大夫七斿至軹士三斿至肩新序義勇篇芋
尹文云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並與服所引異
義廣雅疏證云案攻工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
寸也加軫與軾焉四尺也鄭注云軫輿也軹轂末也旗旆愈
短則去地愈高此云諸侯至軫卿大夫至軹若爲轂末之軹

則反卑于軫而卿大夫之旂反長於諸侯矣然則所謂軹者蓋兩輢之橫直木也攷工記輿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輢之植者衡者是也兩輢通高五尺五寸其上出軾者二尺二寸謂之較其下三尺三寸木橫直結如窗櫺所謂軹也此軹在軫之上而諸侯之旂齊軫故王黑請以齊侯之旗斷三尺而用之則至于軹而不至于軫矣軾在軫上亦高三尺三寸故芋尹文謂大夫之旗齊于軾也禮緯謂卿大夫之旒齊較較則高于軹又廣雅士旒至肩禮緯士旒齊首首亦高于肩蓋所傳者異也按疏證之言則傳云斷三尺服引齊較之文與尺數不合賈公彥曰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視民不佻　服曰示民不偷薄　詩鹿鳴疏

案佻詩作佻傳佻偷也箋云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于禮義釋文偷音他侯反又音踰彼疏云偷音臾說文訓爲薄案此服云不偷薄與詩傳箋合孔疏云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佻偷薄之偷也偷正字偷俗字

十一年　經大蒐于比蒲　賈曰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八年疏

案知書大爲大衆盡在三家者以叔向論魯事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云不忌君可見蒐事出于三家非君蒐而書大者明大衆盡在三家至蒐而集故曰大矣

傳臣聞五大不在邊　賈曰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本疏

案疏又引鄭衆曰太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其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邱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按鄭所申賈爲有據且下文歷引京櫟蕭亳渠邱蒲戚者正爲五大之證若杜爲五官之長直臆說耳

十二年 經齊高傾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賈曰時陽守距難故稱納 成十八年傳疏

案陽守者謂守陽城之主猶史稱上黨守三川守是以其距難故帥師而往杜氏釋例云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然則稱納者因所納之地先必距難故須興師以納賈知陽之距難爲陽守者以傳云因其衆明陽之居民未嘗相距難者獨此守耳而北燕伯得入者當與夙沙衛拒守而高唐人納齊師相類故傳曰因其衆也

晉伐鮮虞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 本疏

傳已乎已乎 服曰已乎決絕之辭 本疏

案離騷云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注已矣絕望之辭也與此歌意相同

僕析父從 賈曰析父楚大夫 楚世家注

四國皆有分 服曰有功德受分器 同上

案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周本紀云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封師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若然則封諸侯以其有功德也班師宗彝在封諸侯之後是有功德者得受分器也

蕞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服曰蕞路柴車素木輅也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同上

案公羊傳亡國之社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喪祝注作奄其上而柴車即棧車說文棧云竹木之車曰棧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其役疏云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輓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有棧之車注云棧車役車是也若然則棧車役車對文則分散文不甚分別攷工記云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與飾車相對是棧車素而無飾唐書大傳云庶人木車故曰素木車也藍縷見宣十二年傳注詩載馳云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疏云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茨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服用毛傳故與之同也桃弧棘矢以禦災者四年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是桃弧棘矢爲禦災之器也晉文公之對楚子曰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聲子之對子木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之生物廣矣而云楚地山林無所出者指熊繹啟封之初其地未廣言耳

齊王舅也　服曰齊呂伋成王之舅同上

案齊呂伋者齊世家言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云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是也成王之舅者成王母邑姜齊大公女故伋爲成王之舅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服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同上

案鄭語昆吾爲夏伯矣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又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注黎顓頊之後吳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產六子其季曰季連爲芈姓楚之祖也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破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是昆吾爲楚遠祖之兄故曰皇祖伯父哀十七年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是昆吾後爲衛地今云舊許是宅者韋昭云夏衰昆吾爲夏伯遷于舊許是也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賈曰三墳三皇之書墳大也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王之法九邱亡國之戒文選閒居賦注○本疏三皇作三王無墳大也三字素王作八王亡國上有九州二字

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疏曰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白虎通號篇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漢書律厤志敘次則三皇者太昊炎帝黃帝也故後漢書周榮傳注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墳大者爾雅釋詁文五典五帝之典者爾雅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經也楚語申叔時曰教之訓典韋昭注云訓典五帝之書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五帝者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號篇並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律厤志所敘伙黃帝在三皇之中五帝之首以少昊當之合之左昭二十四年傳文班氏爲得然則今所存堯舜典當是五典之二百篇書敘稱典其舊名也八索爲素王之法者釋文云索本又作素是古本作素故以素王之法釋之殷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是素王古有其稱賈氏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漢書董仲舒傳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曰立曰見明孔子作春秋準素王之法舊有其書特準之爲法耳是素王之法卽此八索也釋名釋典藝云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云素王之法

是也謂孔子制此法有八失之九邱九州亡國之戒者九是
九州之數九州者禹貢之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知
爲亡國之戒者楚詞哀郢曾不知夏之爲邱兮注邱墟也是
亡國者爲邱墟矣周書史記解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
之朔望以聞下述皮氏至有洛亡國之由即九邱遺書歟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二典而外書皆遺佚故釋者各據已意說
之正義引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
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
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索設之九邱周禮之九
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
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並與賈異

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　賈曰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本疏
案說文祈求福也詩賚之初筵以祈爾爵傳禮器祭祀不祈
注並以祈爲求詩鹿鳴德音孔昭箋儀禮士冠禮昭告爾字
並訓昭爲明言求明德者以下文引詩式昭德音故云正
義又曰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
言千里之內足明德阮氏校勘記曰據此則賈逵本作祈昭
馬融本作圻昭也

十三年傳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曰聽國人欲爲誰楚世家注
案釋名釋言語誰推也有推擇言不能一也聽國人欲爲誰
言聽國人之所擇也

將欲入鄢　服曰鄢楚別都同上

案桓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鄖鬬次以濟地理志南郡宜城注故鄖鄉此又上華容注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傳所云沿夏也史記六國表頃襄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里有古鄢城

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服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同上

案二事見七年傳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服曰五帥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同上○史記作五卒引服亦作卒

案前年傳云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今此五帥爲吳所獲

乃使爲卜尹　賈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同上

案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序官太卜下大夫卜師上士此云大夫官蓋偶誤也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　賈曰巴姬其王妾同上

案杜用賈說正義曰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

康王跨之　服曰兩足各跨壁一邊同上

案文選上林賦跨埜馬注跨謂騎之也騎必兩足據一邊故此亦云跨壁一邊也五代會要三引鄭康成三禮圖璧徑九寸又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長徑如此故得跨之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服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人求利也　同上

案白虎通商賈篇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言同惡之人亦若是焉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同上

案下文云族盡親叛可謂無主是子干無黨于內也凡欲有同爲惡者必先與已爲同好乃有羽翼之助言子干內旣無主旣無有與之共好誰肯與之共惡乎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服曰言靈王尙在而妄動取國是謂無謀　同上

案宣十二年傳觀釁而動服云釁間也

私欲不違　賈服曰不以私欲違民心　同上

案襄十年傳云專欲難成孟子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言棄疾不專欲以得民心古文尙書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賈服曰皆庶子而出奔　同上

案莊八年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云小白僖公庶子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是晉文爲獻公庶子僖五年重耳出奔莒有莒衛以爲外主　賈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　同上

案知衛人助之者以桓是衛姬之子于衛爲甥舅故助之有國高以爲內主　服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同上

案齊世家云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是高國爲內主也云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者王制曰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命于天子者爲正卿矣僖十二年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高國命于天子者齊語云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韋昭云國子高子皆齊上卿是也

從善如流　服曰言其疾也同上

案言如流之疾也廣雅釋詁疾急也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賈曰子餘趙衰同上

案子餘趙衰字說見將會孟子餘下

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賈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

九獻秦送內之同上

案事具僖二十三二十四年傳

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　賈曰四姓晉大夫同上

案四姓晉大夫者杜云謂欒枝卻穀狐突先軫也

惠懷棄民　服曰皆棄民不恤同上

案爾雅釋詁恤憂也孫炎注恤救之憂也周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言惠公懷公不憂民隱是棄其民也

閒朝以講禮　賈服以爲朝天子之法禮記王制疏

案王制疏云閒朝以講禮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案上云明王之制則非朝霸主可知鄭注禮五年一朝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

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並與閒朝不合故疑之賈服必以爲朝天子之法者以上云明王之制知之又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考禮卽講禮故以爲朝天子法也特上云歲聘此云閒朝若從聘歲閒之似爲三年一朝古無其制不知歲聘者包比年三年言之則朝者是五年之朝耳魯語曹劌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引賈侍中曰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五年之閒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是賈釋閒朝當以爲五年一朝此其證也伏生書虞傳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如伏生說五年一朝虞夏時有此制若周則大行人朝數有明文矣與五年之制顯爲違異而云明王之制者周語言穆王征犬戎荒服者不至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冠履失辨不能以周禮相繩特遠紹前代之制存其名相羈縻而已及文襄之霸因而修之故韋昭注魯語云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後之言禮者遂託爲明王之制矣

鄭伯男也　賈曰鄭伯爵在男詩譜或云二字依周語注補男當作南疏本疏南面之君也服曰鄭伯爵在男服也

案以鄭在男畿者賈之正說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者賈引或說知者周語云鄭伯南也韋昭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

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孔氏於譜疏引賈正說而本疏
獨引賈或說者蓋孔氏意主難賈故引其說而駁之曰子產
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
貢得輕乎不知周語僅言鄭伯之當尊貴賈猶以南面君非
正訓不過引以備說豈于此傳爲爭承而言反取此不相比
切之文乎或孔氏旁取國語注以發難未可定也是當以詩
疏所引鄭伯爵在男畿爲正解矣按周禮大行人之文男畿
距邦畿千五百里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
食采於宗周畿內周語注引鄭司農云鄭今之新鄭新定之
於王城爲在畿內據鄭說鄭之初封以及遷國皆在畿內不
得爲男服而賈服並云在男服者周語韋昭注云周公雖制

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弱土地損減服制
改易故鄭在男服愚謂韋說固通而子產以爲男服者實據
舊都鎬京言之以新鄭之地由西都計遠近則在男服既則
古制稱先實權詞以濟急蓋其敏也伯男之文舊說多端詩
譜疏引鄭志答趙商曰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
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
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本疏駁之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
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並十邑爲國
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
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丁肅云鄭
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

在甸服之外其爵列于伯子男貽德謂鄭伯也句非不足卽欲連文足之則公與侯連也詩公侯干城傳公侯之子孫禮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侯與伯連也周禮典命曰侯伯七命邢遷于夷儀傳凡侯伯救患分災子與男連也孟子子男同一位王制子男方五十里不過下兼一等豈得越子而言男知王杜之說爲不然矣大行人男服在甸服之外康誥侯甸男采衞酒誥越在侯甸男衞男服皆次在甸服之後上文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則此舉男服明其在甸服之外不肯與甸服同貢也賈服之說庶爲近之

貢之無藝　服曰藝極也一曰常也本疏

案魯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注並訓藝爲極文六年傳云陳之藝極下文云貢獻無極一曰常者昭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是有常者爲藝矣

十四年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服曰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本疏

案廣韻七之司下云司徒司寇司空並以官爲氏九御慮下云又姓是司徒及慮皆姓也杜謂二子謂南蒯家宰正義曰杜以下句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按南蒯已是家臣雖傳云人有十等然家臣之下不得復有家臣也且果是南蒯家臣何必與之盟乎其稱臣也漢書高帝紀云臣少好相人注引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是二人故自卑其稱使蒯不疑也其劫南蒯之後而曰羣臣不忘其君則爲季氏家臣明矣杜氏失之

宥孤寡　服曰宥寬赦其罪本疏

案說文宥寬也廣雅釋言宥赦也成十八年傳宥罪戾故曰寬赦其罪也杜云寬其賦稅正義云杜以下云赦罪戾則此寬非寬罪故以爲寬其賦稅也賈逵按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周禮大司寇則宥而舍之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禮文王世子公曰宥之齊語曰公若宥而反之又曰一再則宥莊二十二年傳幸若獲宥成三年傳以相宥也凡言宥皆指罪過無有言寬賦稅曰宥者至以下有赦罪戾之文故不以服說爲然則尤誤宥赦二字散文有別易象下傳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舜典曰流宥矣又曰眚災肆赦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濾齊語一再則宥三則不赦皆對文並舉何獨此傳宥孤寡赦罪戾之不當分舉乎傳曰宥孤寡者卽司刺幼弱老旄憃愚之赦也傳曰赦罪戾者卽司刺不識過失遺忘之宥以赦宥相通故隨文言之而宥赦自是兩事則與周禮同也至壯云寬其賦稅不可爲典要矣

任良物官　賈云物官量能授官也本疏

案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司士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古者皆量能授官言平王能與古會

乃施邢侯　服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本疏○釋文引施罪於邢侯也

案施罪於邢侯謂劾邢侯之罪也劾者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濾之要辭如今劾矣說文劾法

有辠也云時邢侯亡者晉語云邢侯聞之逃逃卽亡也故劾之者韋昭注施施劾捕也然則劾者書其罪辭捕之若今捕亡文書矣

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句咸曰義也夫　服曰不爲末者不爲末黎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本疏

案末黎者漢時語也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滿讁誣天末殺卽此末黎說文云黎散之也亦省作殺齊民要術凡云殺米皆黎米也當時語作末黎服所云是也省作末殺如永所稱是也末黎爲隱蔽之詞今謂隱沒者爲抹殺矣師古注谷永傳末殺掃滅也亦隱蔽義也咸杜本作滅不爲末滅與服異字異讀所受本異也服本作咸故訓爲皆而連下讀之就本爲義漢時師讀有異訓詁亦別者甚多孔斥服爲妄過矣

十五年　傳吾見赤黑之祲　服曰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本疏

案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鄭司農曰祲陰陽氣相侵也攷工記畫繢之事云南方謂之赤北方謂之黑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火在南方若然則赤黑之氣爲水火相遇之象

而在下位句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服曰辱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本疏

案儒行其飲食不溽注溽之言欲也以聲相近爲訓服以辱爲欲猶鄭義也正義以辱連上句云言在下位可恥辱迫審是則傳何不云辱在下位而爲此不文乎以聲求義服訓爲

欲而屬下句文義爲愜

禮王之大經也　服曰經常也常所當行也本疏

案禮器以爲禮之大經韓詩外傳二引孟子常之謂經故曰常也

十六年　經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賈曰楚子不名以立其子本疏

案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此與之同則當書名而不名者傳云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傳以爲禮故賈曰不名以立其子也

傳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服曰幾近也本疏○釋文幾服音機近也

案易小畜月幾望虞注幾近也釋詁幾近也穀梁成二年傳迫近不敢稱謚服言近亦謂迫近而笑我也若杜言數見笑則客從而笑之不過一笑而止何居乎爲數見笑乎

刑之頗類　服讀類爲類曰頗偏也類不平也本疏

案類爲不平者說文類絲節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曰多節曰類詩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又曰不平謂何然則多節則不平矣類亦作類借字也昭二十八年傳忿類無期釋文類服作類老子釋文類河上公作類故杜本作類而義則類也顧氏炎武曰類當作類乃杜云緣事類以成偏頗諂

文爲義眞不辭矣

立於朝而祀於家　服曰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太祖本疏

案禮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此云所自出之君者謂公子所由生知得祀于家爲太祖者以

文二年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鄭注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然則周廟者文王廟也諸侯既得祖其所自出明公子亦得祖其所自出之君而於家立廟祀之其後卽祀爲太祖矣本疏曰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太祖乎其疏郊特牲云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土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愼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愼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案此則大夫之賢若得祀所出先君春秋之時容有大夫無功德而亦祀所出先君孔氏於禮疏引左氏說以通之於服注則引禮文以駁之是其

蔽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服曰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本疏

案孔張先祖子孔也配廟食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按盤庚鄭注大享謂烝嘗也此謂臣得配食于廟後世謂之配享廟庭子孔得配食者豈以穆公之子與通典功臣配享下載高堂隆議曰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若然則正義謂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洩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其說未爲非也杜云謂助君祭較服爲長

非不能事大句字小之難　服曰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

難本疏

案字爲養者說文字乳也乳爲生引伸之爲哺乳荀子禮論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注養謂哺乳之也故字亦得訓養以傳云非不能事大國故云事大國易也言養小國難者此小國子產自指其國也言身居小國生養其民人爲難

不亦銳乎　服曰銳折也本疏○此據宋本今本皆脫

案說文銳芒也芒草端纖而易折故以折訓銳此引申之義子產言吾懼以玉賈罪不亦自折其氣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三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十七

嘉興李貽德次白著

昭公

十七年傳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服曰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爲中水大皞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
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本疏
案黃帝受命文王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受命受天命
而王天下此亦言黃帝受天命也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
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云黃帝得景雲之瑞者宋書
符瑞志黃帝軒轅氏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景雲
之瑞紛時古籍未亡其言可徵可推服說之有本矣知黃帝
上至大皞皆以春夏秋冬中分官者易繫辭傳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禮運曰故天秉陽垂
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又云夫禮必本於太

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禮運
言播五行於四時易繫辭曰兩儀生四象虞翻曰四象四時
也周官序引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太平御覽引曹植所
作伏羲贊有龍瑞紀官之語若然則伏羲本易象制官以宣
化天地之氣四時爲要故以春夏秋冬中分官自此而後至
黃帝準此爲法莫有改易唐虞成周猶有以四時紀官祖其
遺制耳正義曰此黃帝以上四代用火雲水龍紀事故服知
黃帝以雲紀官而以四時配之其五官當爲青雲縉雲白雲
黑雲黃雲也夏官不曰赤雲曰縉雲者說文縉帛赤色也文
十八年疏引字書縉赤繒也故以代赤雲氏則他官以色分
可知矣說卦離爲火離象傳大人以明照四方明五方皆有

火也炎帝以火名官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大
火鶉火西火北火中火也不曰東火南火而曰大火鶉火者
爾雅釋天曰大火謂之大辰注大火心也分野略例於辰在
卯爲大火東方爲木心星在卯火出木星故曰大火又曰柳
鶉火也注鶉鳥名火屬南方然則舉大火鶉火者亦猶云東
火南火耳水爲五方皆有其工以水名而以春夏秋冬中配
之其五官當爲東水南水西水北水中水也於水火言方者
白虎通五行篇春位在東方夏位在南方秋位在西方冬位
在北方土爲中宮水火不可以五色分而無地不足知當以
方位分之也大皞以龍紀官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官當爲
青龍赤龍白龍黑龍黃龍也月令言四時衣旗車馬之制春

以青夏以赤秋以白冬以黑中央以黃五色配時義相同也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賈曰西方曰鷷雉
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鷴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
也北方曰鵀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鞏雉設五色之工也
服曰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本疏
案西方曰鷷東方曰鷴南方曰翟北方曰鵀皆爾雅釋鳥文
惟南方曰翟爾雅翟作鬒耳說文曰南方曰鬒東方曰雀北
方曰稀西方曰蹲攻木之工搏埴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
設色之工皆攻工記說賈以攻是剋治之名故知以五行相
剋取象焉西方者金金剋木故爲攻木之工焉東方者木木
剋土故爲搏埴之工焉攻工記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

南方者火火剋金故爲攻金之工也北方者水攻皮之工函鮑爲重離爲火爲甲胄然則攻皮之工火屬也水剋火故爲攻皮之工也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攻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有似于翬故知爲設色之工也服云雉夷者周禮薙氏或作夷氏揚雄傳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注引服云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耳然則雉曰夷者取音同也說文夷平也正義曰雉訓夷夷訓平故以雉名工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量所以平均下民也邵氏曰賈樊所說五雉之名當屬漢初相傳舊說不可疑其無據也

九扈爲九農正　賈曰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嗜嗜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鶪鶪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本疏○疏又云賈服皆佚不存云鶪鶪是服亦有注今

案釋鳥自春扈以下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唐石經於冬扈之下重出桑扈竊脂四字後俱仍之近邵氏作正義歷引諸證刪去其文釋鳥又曰鶪鶋老鳸鶪桑鳸竊脂正義曰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謂讀爲鶪鶋也惟樊光斷鶪鶋爲句以老下屬鶋老也鳸下屬謂讀爲鳸鶪也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

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下屬惟鸙不重耳鸙不重者非若賈服作老扈鸙鸙也邵氏正義曰案諸家釋九扈之名者俱有老扈不獨樊光也然說文云鵝鶂老也又云老雇鵴是則鶂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爲非疑下文扈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耳又案賈作老扈鸙鸙者正義謂鸙鸙亦聲音爲名是也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然則以九雇有知農桑之候故少昊之時督民農桑者取其名春扈分循爾雅作鳩鵴說文作鳩盾爾雅鳥旁爲後人所施矣相五土之宜者月令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趣民耕種者三之日于耜耕種者春時事故春扈趣之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耘說文作耨云除苗閒穢漢書食貨志云芸除草也

月令季夏之月利以殺草是夏之事故夏扈趣之趣民收斂月令仲秋之事故秋扈趣之謹蓋藏是月令孟冬之事故冬扈趣之周禮天官園圃毓草木鄭曰樹果蓏曰圃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苟子富國篇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則果實亦富國者所資矣故棘扈爲之驅鳥焉周禮司寤氏禁宵行者是行爲晝事故行扈爲晝驅雀釋言宵夜也故夜扈驅獸月令所云驅獸無害五穀者也桑扈桑時候鳥故曰爲蠶驅雀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注晚也呂覽愼小二子侍君日晏注暮也鸙鸙之聲故爲驅民早起以是麥時候鳥故知爲收麥也正義曰舍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

而動作也蔡邕獨斷說九扈之官云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
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
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當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農
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
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亦與賈說相同以桑扈爲趣民
養蠶勝於賈氏邵氏孔疏駁賈氏云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
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總號令之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
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
驅獸不免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
不經難可據信也邵氏晉涵曰案古制茫昧唐虞以前設官
分職自難定其職掌第如孔疏所駁則又不然古者重民衣

食果亦民食所資故爾雅以果不熟爲荒而急就篇亦云園
菜果蓏助米糧九扈爲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於事無不
便豈必親就果園躬入蠶室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田家
種藝春夏之交晝驅鳥雀夜驅走獸設人伺守至今猶然上
古質樸設官以相倡導自可與民相安若如孔疏所言將令
農民袖手旁觀而行扈宵扈之官使其竟日通宵馳逐田野
有是理乎疆域所限耳目難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制鄉置
三老嗇夫者古今官制不必其設一官號祇使一人爲之後
世守牧令丞千百人而同一官號孔疏乃慮及溥天之下何
以可周是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失之泥與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　服曰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命以民事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禮記月令疏　此據宋本

案白虎通號篇伏羲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神農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是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也百官之號以其徵卽上以雲火水龍紀官是也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如唐虞夏商周是也百官以其事者賈公彥周禮序云事卽司徒司馬之類是也木正五官見二十九年傳楚語云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火正在顓頊之世餘三正亦在其世可知云高辛氏因之者鄭語曰黎爲高辛氏火正是五行之官高辛氏亦依此也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服曰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河水注

案論語使子路問津焉集解引鄭注津濟渡處也云棘津猶孟津言猶孟津之以濟渡得名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賈曰天漢水也或曰天河御覽八

案爾雅釋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天漢之津梁大東詩云維天有漢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械樸雲漢詩皆云倬彼雲漢傳云雲漢天河也是天漢有水而又謂之河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　服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本疏

案臧氏琳曰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愼以火彗之隱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

十八年傳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服曰四國次有火氣也本疏大庭氏古亡國之名在黃帝前其處高顯周禮誦訓疏

案東京賦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薛注大庭古國名也正義引鄭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與服說在黃帝前合正義又曰先儒舊說皆曰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云其處高顯者以能望遠知之四國次者言十二次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注曰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然則宋爲大火之次衛爲娵訾之次鄭爲壽星之次正義曰陳獨無次何所望哉按正義說非也鄭氏云今存其可言者足證古法已失不過就所知者分之即如戰國時始

有趙言十二次者並趙地數之非春秋時天文說可知然則
不能言陳次者特傳者失之非陳無次也梓愼精疇人之術
且在當時其有不知陳次乎服云四國次有火氣者義當然
也
弗艮及也　服曰弗艮及者不能及也艮能也本疏
案周禮宰夫書其能者與其艮者而以告于王艮能並舉是
義相近故艮訓爲能
禳火于元冥囘祿　賈曰囘祿火神本疏
案正義曰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囘祿火神案云注左
傳及國語知爲賈氏故定爲賈說正義曰楚之先吳囘爲祝
融或云囘祿卽吳囘也

鄀人藉稻　服曰藉耕種於藉田也本疏
案藉說文作耤云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祭
義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
青紘躬秉耒是諸侯有籍田當躬親之鄀子在外者耕種藉
田時也杜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事無所出正義曰周
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藉
踐履之義故爲履行之眞曲說附會也
今執事擃然授兵登陣　服曰擃然猛貌也本疏
案方言擃猛也晉魏之閒曰擃廣雅釋詁擃猛也擃卽儦說
文儦武貌大學云瑟兮僴兮者恂栗也鄭注恂或作峻讀如
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卽此擃然者也

十九年 傳楚子之在蔡也 賈曰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 本疏

案杜云蓋爲大夫時往聘蔡正義云杜以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卽位若在蔡生子唯十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

費無極爲少師 服曰楚大夫楚世家注

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 服曰城父楚北境邑 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楚有兩城父一爲夷城父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又有北城父哀六年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卽此漢置父城縣王莽末馮異爲父城長光武屯巾車鄉獲馮異處也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有城父城服云楚北境邑者以下文云以通北方故也

懼隊宗主 服曰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 本疏

案祏主藏於宗廟者說文祏宗廟主也又宝宗廟宝祏也今字皆作主五經要義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春秋左氏傳典司宗祏又曰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又曰反祏于西圃皆謂木主也正義駁服曰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若然大夫無主而服云祏主者說文又云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

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哀十六年傳反祏于西圃疏云鄭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有主者當特僭爲之按此禮大夫無主春秋時則大夫僭爲主矣服云祏主者據時言之與說文或說同皆通時變耳

寘君與其二三老曰　服曰二三老驅偃家臣本疏

案聘禮賓降授老幣注家臣也論語孟公綽爲趙魏老注引孔曰家臣稱老傳曰其二三老故知爲驅偃家臣孔氏謂老爲卿大夫聘禮記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則義亦相通

二十年傳春王二月日南至梓愼望氛　服曰梓愼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本疏

案正義曰厤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若然則時史于往年不置閏故冬至本爲周正月之中氣原當書正月日南至而傳云二月乙丑朔日南至者明往年置閏則今之二月推爲正月梓愼亦以失閏之故知二十年之二月實是正月冬至應在此月之朔故獨以二月望氣

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　服曰城父人城父大夫本疏

案詩載馳許人尤之箋許人許大夫也鄉飲酒義鄉人士君

子注鄉人鄉大夫也是大夫得稱人此知爲城父大夫者以
奮揚使執己明是有官守也
相從爲愈　服曰相從愈於其死本疏
案言相從者謂己則從君命員則從兄言也如此則一死一
生比其死爲愈
員曰彼將有他志　服曰欲取國吳世家注
案言欲弒僚而取其國也史記刺客列傳伍子胥知公子光
之欲弒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是也
乃見鱄設諸焉　服曰鱄諸吳勇士同上
案刺客列傳云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其勇具吳越春秋
賓將掫　賈服曰掫謂行夜周禮掌固疏

案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曰讀
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
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然則左傳古文作趣從杜
說趣卽周禮之鼜後鄭說鼜爲擊鼜警守鼓也意與杜同亦
卽與服同今文作掫說文謂所擊亦謂擊鼜也
琴張聞宗魯死　賈曰子張卽顓孫師服曰案七十子傳云子
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四當作三知未有子張鄭賈之
說不知所出本疏
案賈云子張卽顓孫者弟子列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者
也服不然之云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者弟子
列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服所本卽弟子列傳也孔

子是時年四十當作三十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至襄三十一年計十一歲合昭公二十年是時爲三十一也但言三十者舉成數也知未有子張者以子張既少孔子四十餘歲計此時子張猶未生故疑賈說爲不知所出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服曰祝固齊太祝史嚚太史也一曰段氏玉裁曰謂上當有一曰二字其說是也今從之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本疏

案齊太祝太史者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太祝太史掌祭祀之官此服正解以固嚚爲人名故曰祝固太祝史嚚太史也其曰謂祝史之固陋嚚闇者是或說也或以固嚚若是人傳當直云祝固史嚚今傳云誅於祝固史嚚似言於祝誅其固者於史誅其嚚者故釋之如是禮記祭義立而不詘固也注固猶質陋也論語儉則固集解引孔曰固陋也僖二十四年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爲嚚闇通暗文選歐陽堅石詩注引國語賈注暗不明也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祭統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是祭必盡禮薦美然後致福否則神明怨恫疾作由此矣

上下無怨　服曰上下謂人神無怨本疏

案下文云神怒民痛則此上下亦指人神言也禮坊記示民有上下也注上下猶尊卑也此云上下就君身言之尊於君

者爲神卑於君者爲人祭統云上則順於鬼神亦謂鬼神爲上矣

一氣　服曰歌氣也本疏

案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故一氣爲作樂之本說文可部哥聲也古文以爲歌字白虎通禮樂篇夫歌者口言之也口言則氣以宣之說文欠張口氣悟也歌詠也从欠亦以張口出氣故也

七音　服曰七律爲七器音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周禮疏作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鳧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小胥疏○魏書樂志

案云七律爲七器音者周語云七律者何韋昭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爲七律爲音器用然則七器音當作七音器云此七音即外傳之七律而七律爲七音之器二十一年傳曰而鐘音之器也是也云黃鐘之均者周語云度律均鐘黃鐘之均謂以黃鐘爲宮也下言黃鐘爲宮至蕤賓爲變徵是黃鐘之均法也周語韋昭注同續漢書律厤志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至蕤賓爲變徵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若然如林鐘之均則南呂爲商應鐘

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變徵以此相
準而十二均之法可推矣聲之清濁不過五所謂宮商角徵
羽是也至周加變宮變徵二聲周語曰故以七同其數而以
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通典曰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
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音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是也武王
克商至南北之揆七同也者皆周語王將鑄無射傳文韋昭
注云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
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
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
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正義曰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辰日月之會斗柄
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是日月合辰斗前

一度星辰星也天竈次名一曰元枵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
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
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竈之首七列合七
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七同合七律也自午至子其度
七同也服引之者明周之所以用七律也鳧氏爲鐘以律計
自倍半者通典樂三日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
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
也一縣十九鐘至此一歲之閏數者賈公彥曰此服以音定
之以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
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
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賈氏之說不足發明服義也服云一

懸十九鐘者周禮小胥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
編懸之二八十六枚是五聲之正法鐘凡十六枚今以二聲
加之故一懸爲十九鐘二聲僅加三鐘者以倍半之法通之
也鐘七律者謂一懸七律也十二懸爲二百二十八鐘者謂
第一宮黃鐘之均第二宮林鐘之均第三宮太蔟之均第四
宮南呂之均第五宮姑洗之均第六宮應鐘之均第七宮蕤
賓之均第八宮大呂之均第九宮夷則之均第十宮夾鐘之
均第十一宮無射之均第十二宮仲呂之均每懸十九鐘以
十二乘之其得二百二十八鐘也爲八十四律者謂每宮有
七律旋相爲宮十二宮得八十四律也爲一歲之閏數者謂
變宮變徵也續漢志以六十律分暮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
冬至而復若然一歲之正數以五聲生六十律當之其變宮
變徵餘於六十律之外故曰爲一歲之閏數

八風　賈曰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
爲廣莫風也艮爲絲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
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本疏

案說見隱五年而行八風下

古之遺愛也　賈曰愛惠也

案廣雅釋詁愛仁也論語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故以愛爲
惠

二十一年經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賈曰書入
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本疏

案云華豳兄弟作亂召而逆之者據傳文從國逆之列故書入

傳亟言之　服曰亟急也疾言之欲使信本疏

案亟讀爲爾之亟亟疾爾雅釋詁文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服以君上屬本疏

案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釋文云而不能送亡君絶句厨人濮以公欲出亡故言激之曰吾小人死難則可至於送出亡之君則不可欲公之無出也故又曰請待之

不狎鄙　服曰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本疏

案狎爲更者襄二十七年傳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晉語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注並訓狎爲更是狎有更義也服言城謂不更射爲鄙此以言劫之也豹懾其氣盛故抽矢而止或說城言不狎習故鄙者謂以言誘之也豹聞而輕之以爲不足畏故抽矢而止是皆揣當時情事爲此說耳狎習者釋詁文

〔二十二年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賈曰子朝王庶長子周本紀注賓孟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傅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談說之欲立朝爲太子本疏

案知子朝是庶長子者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明是庶長子矣孔氏曰賓孟欲立子朝明

是子朝之傳說爲談者說文談語也

王弗應　賈曰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服以賈爲然本疏

案十五年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太子壽卒在十五年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又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天卽世單劉贊私立少明穆后之子惟太子壽壽卒無適子矣此云景王不立適子者適子猶太子漢宣帝紀又賜功臣適後注適承嗣者也若然承嗣爲太子者得稱適子矣知時尙未立太子者以王欲立子朝知之王既屬意子朝不遽立者王子猛年次於朝分貴於朝又單劉之族佐之王勿能決故距太子壽卒後已越六年尙未定儲位也韋昭杜預以爲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傳無其文未足據也

敗績于前城　服曰前讀爲泉周地也水經伊水注

案續漢郡國志雒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泉亭卽泉戎也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

己丑敬王卽位　賈曰猛毋弟周本紀注

案正義曰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毋弟先儒相傳說耳

二十三年經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賈曰泜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不國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服曰不書楚楚諱敗不告本疏

案泜之戰在僖二十二年經書已巳朔鄢陵之戰在成十六

年經書甲午晦若然則史有所譏戰遇朔晦必書此傳書戊辰晦經不書晦者以吳楚沈頓諸國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故不書不國之書師者言不每國書也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依其例當書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以別之今合諸國而總云師與桓十三年之例異矣惡其同役而不同心者據傳文也服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者史之所書據楚告也知是楚告者以雞父楚地吳敗六國之師於其地不能不告故來告至其自敗則諱而不告故經不書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按經若是書戰則楚未戰當不書楚今經是書敗而傳明云楚人大奔敗是實矣若非楚諱而不告則經何故不書敗乎正義駁服曰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孔氏此言誤矣正惟楚人來告故自諱其敗若吳人來告方且誇張其詞肯以楚不戰之故而掩其大奔之跡乎服云楚諱敗不告謂楚祇告六國之敗而不敷已也於情爲愜

傳王師在澤邑　賈曰澤邑周地也周本紀注

使各居一館　服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賈氏近之本疏

案賈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者非司儀致館聘禮及館之館蓋以叔孫不肯與邾大夫坐訟故使各就坐訟旁舍以便

於聽辭耳若是客舍則鄀魯大夫至晉之時已各居館不必至此始云使各居一館矣鄭不達賈義謂使叔孫子服各居使不得相見而各聽其辭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古今治獄之定法也今叔孫子服雖爲兩人祇一造也兩人別館士伯就而各聽其辭名曰各聽祇聽一造之辭也聽一造之辭遽卽執之恐聽獄者無此理也卽坐訟者亦不受也下文云士伯御叔孫從者過鄀館以如吏明鄀魯各居一館云過館如吏明與訟獄之處相近也故服云賈氏近之明其五候　賈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也本疏○服本亦作五候見本疏

案五方之候者鄉飲酒義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月令季夏曰中央土候者說文云伺望也敬授民時堯典文授時而必候五方者書疏引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穜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知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此候亦當是占候厤象之事彼主四時故舉四方此傳云五候故兼中央言之杜本作伍候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案王董之解雖與賈服異說而漢魏相傳之本皆作五矣周書程典云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按三四五相對而言則周書本亦作五今

作伍者以杜本左傳文轉改耳杜作伍特改字以就已說耳

惠氏棟謂杜氏依周書爲說亦恐未確

二十四年經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　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襄三十一年疏

案孟僖子卽仲孫玃屬其子使事仲尼事具七年傳仲尼時年三十五者二傳並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是至襄公二十四年故年三十五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　服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鴈鶩雉也本疏

案說文牲牛完全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用牲大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

五牲牛羊豕雞犬是用六畜爲牲此云麋鹿熊狼野豕俱是獸名而以屬牲者以上文言六畜此不得重述故知此五牲當用獸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鄭注天官獸醫云獸牛馬之類祭牲屬獸官牛馬稱獸類則獸亦得稱牲也此五牲卽庖人六獸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卽麏野豕兔後鄭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服云麕鹿熊狼野豕有熊用先鄭說有狼用後鄭說復去麋者說文麋鹿屬麋卽麕正字麕也麕麋屬也是鹿麕足以包麋故不列犧爲鴈鶩雉者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周禮牧人凡祭祀其其犧牲後鄭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又魯頌享以騂犧毛傳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

注犧純毛也禮記月令循行犧牲疏引王肅曰純色曰犧二
十二年傳賓孟見雄雞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明羽
族體完亦爲犧矣犧兼鳥獸言之服只及羽族者避上文畜
牲也司農注庖人六禽有雁雉雁卽今之鵝鶩亦雁類今之
鴨皆是饍品故服舉此三者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賈服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
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賈義見本疏。服義見詩烝民疏
案烝民詩箋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彼疏云昭元
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
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情法六氣也下引服氏此注云云
又禮運何謂人情疏云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彼注

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
於陰其義可知也按孔氏疏詩禮兩引此文皆以服說爲然
而傳疏引此文爲賈達說云一氣生于一志謬矣此祖杜之
過也
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賈曰師己魯大夫文成魯文公
成公魯世
家注
案賈云魯文公成公則今傳云作文武誤也陳樹華云史記
漢書論衡異虛篇文選幽通賦注並作文成校勘記云石經
宋本岳本武作成劉氏史通亦引作文成
介其雞　賈服曰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服作羽可以坠鼠氏雞
目本疏。魯世
家注作服說

案釋文介又作芥儀禮疏十六初學記引傳亦作芥是賈服本作芥故以擣芥子爲說說文揭手椎也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芥辛菜也芥辛則子亦辛矣說文播一曰布也文選答盧諶詩注引聲類曰散也坌卽坋說文坋塵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埒土曰坌埒之言蓬勃也季氏椎芥子布散於雞翼閒使坌涌蓬勃如塵之揚足以眯鼻氏雞目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賈服同注呂覽察微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與人閒訓互異呂覽引傳作介疑淮南引傳作芥本既異文高各就文爲說或今本淮南本雜許氏注也杜氏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前說亦從賈服後說則正義謂不可解良是正義引

鄭衆云介甲也雞著甲是鄭本作介也

鼻氏爲之金距　服曰金距以金鉗距　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案距說文雞距也漢書五行志雌雞化爲雄而不鳴不將無距注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論語子張釋文距雞爪也說文鉗以金有所詘也以金鉗言以金詘其爪也鉗亦作拑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拑詘黃金塗謂以銅詘門限也高誘注呂覽察微鼻氏金距云以利鐵作鍛距拑其距上卽服義也儀禮士相見注下亦降也怒其不下已謂不降下於己也

益宮於鼻氏　服曰侵鼻氏之宮地以自益　魯世家注

臧昭伯之從弟會　賈曰昭伯臧孫賜也　同上

拘臧氏老　服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同上

案老爲臧氏家大臣者儀禮聘禮老牽牛以致之注老室老大夫之貴臣大臣猶貴臣也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曰費季氏邑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同上

案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常爲季氏私邑春秋時人臣出亡必隨車乘后子奔晉以車千乘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今季孫自願減損至五乘出亡

逆孟懿子　賈曰懿子仲孫何忌同上

執冰而踞　賈服曰冰櫝丸蓋也　賈義見本疏○服義見詩大叔于田疏

案冰卽掤詩大叔于田抑釋掤忌正義掤與冰字雖異音義同毛傳掤所以覆矢釋文引馬融云掤櫝丸蓋也是漢儒相傳之訓如此說文掤所以覆矢也引詩曰抑釋掤忌北堂書鈔百廿六引劉楨毛詩義問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然則櫝丸卽箭筒櫝丸亦作櫝丸廣雅釋器櫝丸箭也按方言以櫝丸爲弓藏與廣雅異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櫝丸注引方言作藏弓爲鞬藏箭爲櫝丸似方言亦謂矢藏然此傳疏引方言與今本同且如彼文則櫝丸是盛弓者李賢以上有弓鞬改方言以伸其意非方言本文如是士冠禮鄭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櫝丸說文櫝弓矢韇也則櫝丸可爲藏弓矢之通名故廣雅爲矢藏方言爲弓藏且凡藏兵器者皆謂之櫝少儀曰劒則啟櫝又云戈有刃者櫝是也其蓋于櫝丸上爲冰故毛公許君俱曰

覆矣矣

請致千社　賈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魯世家注

案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五五二十五家也詩將仲子無踰我里傳二十五家爲里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疏如鄭此言謂祭法注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按此則春秋時尚無里社而服云二十五家爲社者里社之名雖盛於秦漢時春秋時已有其制管子小稱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注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其居社呂覽知接書社四十注二十五家也愼大篇諸大夫賞以書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七百里卽七百社可證管子云書社七百者七百里也呂覽書社四十者四十里也是里社起於秦漢之前以里是二十五家一里祀一社則亦二十五家爲社矣千社則二萬五千家矣正義曰禮有里社故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按郊特牲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非里社也正義引以證此誤也

齊侯圍鄆　賈曰鄆魯邑魯世家注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本疏案正義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

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胸臆而規杜氏非也以上正義今案劉炫謂明年方始取之觀明年傳文劉言未可駮也賈云鄆人自服不成圍者以臣無拒君之義穀梁傳所云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二十六年自釋經不書圍之意非謂今年圍鄆之日卽取鄆也

〔二十六年經〕公至自齊居于鄆　賈曰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本疏

案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桓二年傳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今昭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季氏明示終守臣節特告于廟若公至國都者然晉范獻子謂季孫事君如在國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